

MU NU YAN

母 女
岩

寨子里有个姑娘叫宗科，乡亲们在山歌里是这样唱她的：

“最美丽的姑娘是宗科，
最勤劳的姑娘是宗科，
最善良的姑娘是宗科，
最贫穷的姑娘是宗科。”

宗科每天给财主家织卡垫，她的阿妈帮她捻毛线。老阿妈只有去财主家送卡垫的时候才离开宗科一会儿；宗科只有去河边背水的时候才离开阿妈一会儿。她们就像大羊和小羊，安安静静，亲亲热热，度着贫穷凄凉的时光。

财主的儿子旺都看上了宗科，叫人来提亲。老阿妈又喜又忧，说：

“俗话说呀，
机会来时，
不快抓住，
会后悔哩！
宗科啊我的女儿，
你说这是不是机会？”

宗科用木锤敲打着卡垫^①，生气地说：

^①用木锤敲打卡垫，是织卡垫的一道工序。

“ 俗话说呀，
灾难来时，
不知躲避，
要遭殃哩！
阿妈啊我的亲人，
我们分离的时候到了！”

宗科带了一皮口袋糍粑，逃到山腰岩洞里藏了起来。旺都很生气，要老阿妈交出女儿。老阿妈头也不抬，眼皮也不抬，捻着毛线说：

“ 鸟儿傍着云朵飞翔，
有时它也要离开云朵，
要问它离开云朵到哪里去了，
有谁能够知道？

蜂儿挨着鲜花舞蹈，
有时它也要离开鲜花，
要问它离开鲜花到哪里去了，
有谁能够知道？

女儿跟着阿妈生活，
有时也要离开阿妈，
要问她离开阿妈到哪里去了，

有谁能够知道？”

旺都大怒，说：

“ 出去觅食的鸟儿，
等不到天亮；
准备搏斗的勇士，
等不到号响；
急于成亲的旺都，
等不到吉日；
骄傲胆大的宗科，
逃不到天边！”

他命人把老阿妈捆起来，在她嘴里塞满牛粪，在她颈上挂一个装满鲜血的猪尿包。他们拖着老阿妈满寨子转，满山坡跑，边骂边打。藏在岩洞里的宗科，看见鲜血从阿妈颈上冒出，急得高声叫道：

“ 不许打我的阿妈，
宗科下来了！
不许打我的阿妈，
宗科回来了！”

宗科站到旺都面前，旺都嬉皮笑脸地说：

“ 我没有真正打你的阿妈，
那是猪尿包在她颈上挂！
我没有伤害你的老人家，

那是牛血在她颈上开花！”

旺都要宗科嫁给他，若是宗科答应，他要派六个人在宗科家养阿妈的老；若是宗科不答应，他就要打死老阿妈。宗科答应了，旺都对六个仆人说：

“老阿妈出门时，
她的拐杖是你们；
老阿妈在家时，
她的儿子是你们；
老阿妈生病时，
焦烟烟^①的是你们；
老阿妈升天时，
送她去天葬场的是你们！”

他吩咐完，还拿出许多银子交给六个仆人，要他们给老阿妈买吃的和穿的。宗科放心了，跟阿妈告别，哭着骑上旺都的枣红马。

旺都悄悄地对三个仆人说：

“看不见我们的身影了，
你们就离开那死老婆子！”

他又小声对另外三个仆人说：

“听不见我们的马蹄声了，

焦烟烟：藏族习俗，熏柏枝祛邪。

你们就离开那鬼老婆子！”

仆人们“哦呀哦呀”地答应着。旺都跃上马背，坐在宗科身后，得意洋洋地回家了。看不见旺都和宗科的背影了，听不见枣红马的蹄声了，仆人们就笑着骂着跑了！孤零零的老阿妈，喊着宗科，哭倒在地。

宗科到了财主家，她突然发现那六个仆人正挤在人堆里，嘻嘻哈哈，指手划脚，好像在讲什么有趣的事情哩！聪明的宗科一下就明白自己上当了，她忍着不声响。等月亮升上雪山顶，旺都喝得烂醉，宗科逃出财主的官寨，回到了阿妈身边。老阿妈又惊又喜，说：

“我是睡着了吗？

我又看见我的宗科了，

可惜这是在梦境里！

我是死去了吗？

我又看见我的宗科了，

可惜这是在天国里！”

宗科扶着阿妈说：

“山上豺狼露笑容，

不知害怕去交友，

母女险些把命丢！

旺都口比蜜糖甜，
旺都心比木炭黑，
阿妈快快跟我逃！”

母女二人你拉着我，我扶着你，连夜逃出寨子。旺都发现宗科逃跑了，又蹦又跳地吼：

“我的头颅比蓝天高，
我的身躯比大地宽，
我的力量比狮子大，
抓住她们好往死里打！”

他的老管家劝他，说天下美女无数，何必为一个女乞丐动怒。旺都说：

“今天的骨头，
比明天的肉香；
天仙女我不要，
定要宗科做新娘！
虱子翻了山，
还在衣领外边；
宗科逃白了头发，
还在我领地里边！”

旺都带了九九八十一个打手，举着九九八十一个火把，骑上快马追赶宗科母女。

宗科和阿妈跑啊跑啊，忽见身后亮起了火光。

阿妈说：“宗科啊我的孩子，他们追来了！”宗科抬起头，对天空喊道：

“天啦，天啦，
你有眼睛吗？
你若有眼睛，
快把恶人拦住！
你若是没眼睛，
我要抓一百把灶灰来撒你^①！”

她刚喊完，天空响起轰隆隆的雷声，大雨哗啦哗啦地下起来，淋熄了八十一个火把。打手们冷得直哆嗦，跑得没劲了。旺都骂道：

“不能撵山^②，
我喂猎狗干什么？
别说天上下雨，
就是落下快刀，
也要给我追，
谁不追我杀谁！”

打手们打起精神又跑。宗科和阿妈跑啊跑，忽听后头响起了马蹄声，阿妈说：“宗科啊我的孩子，他们又追来了！”宗科举着双手，对山岩喊道：

撒灶灰：藏胞习俗，用灶灰撒不祥之物。

撵山：打猎之意。

“ 山呀 ,山呀 ,
 你有眼睛吗 ?
 你若有眼睛 ,
 快把恶人拦住 !
 你若是没眼睛 ,
 我要用一百把铁锤打你 !”

轰隆轰隆 ,高高的山岩垮下来 ,砸得八十一个打手死的死 ,伤的伤 ,活着的再也不想跑了。旺都吼道 :

“ 不能撵山 ,
 我喂猎狗干什么 ?
 别说垮下石头 ,
 就是降下烈火 ,
 也要给我追 ,
 谁不追我杀谁 !”

打手们只好喊着叫着又跑。宗科和阿妈跑啊跑 ,忽听后头响起吵骂声 ,阿妈说 :“ 宗科啊我的孩子 ,他们快追上来了 !” 宗科扶着阿妈踩水过了河 ,她站在岸边跺着脚喊道 :

“ 水哟 ,水哟 ,
 你有眼睛吗 ?
 你若有眼睛 ,

快把恶人拦住！
你若是没眼睛，
我要用一百把瓢舀水来泼你！”

啊啦啦，河里掀起滚滚波涛，把下水的打手们全冲跑了。旺都骑了一匹最高大最强壮的马，他从水里逃上了岸，怒气冲冲挥舞着长刀，站在宗科和阿妈跟前。老阿妈用身体护住女儿，说：

“求求你放了我们，
你可听说过一句俗话，
高翔若无节制，
鹏翎会被狂风折卷；
凶悍若无分寸，
猛虎会掉下无底深渊！”

旺都不答话，举刀向老阿妈砍去。老阿妈变成一座石像，刀弹了回来，打破了旺都的脑袋，他倒在地上断了气。

宗科跪在阿妈跟前，双手紧抱阿妈的腰，她哭啊哭啊，她也变成了一座石像。

这一高一矮两座石像，就这样紧紧挨着，永远不分离。人们从这儿经过，总要唱一首歌儿：

“蛤蟆跳得太远了，
肚皮挂在石尖上；

旺都凶恶如虎狼，
头破血流把命丧；
宗科母女变石头，
年年月月永相伴！”

七尖初 唱述

YING

ZHU

英

珠

有对虔诚的老夫妇，打算把三个女儿全送到寺庙里去当尼姑。姑娘们舍不得年老的父母，又害怕寺庙里寂寞冷清的修行生活，便对阿爸阿妈请求道：

“酥油灯花虽说开得美丽，
油尽时灯花会消逝；
阿爸阿妈虽说还很硬朗，
年迈时行动会艰难！
若留一个孩儿在身边，
衣破时有人纺线织毡；
若三个孩儿全都打发走，
只怕晚年生活凄凉冷清！”

她们说完，都无限留恋地注视着温暖的家，希望阿爸阿妈将自己留下。老夫妇俩也觉得应该留下一个女儿在身边，但留哪一个呢？他们想来想去，决定把小女儿英珠留下。因为她年龄还小，身体又弱，性情呢，在三姐妹中又是最温柔的。大姑娘和二姑娘都埋怨阿爸阿妈心不公，她们也不感谢阿爸阿妈十多年养育之恩，也不跟小阿妹告别，气呼呼地入了寺，剃度沐浴，做尼姑了。

三年过去了，英珠长成个大姑娘了。她灵巧秀

丽，像一朵小小的加普梅朵^①。求亲的人很多，老夫妇选中一家富足人家的儿子做女婿。成亲这天，亲戚们组成了送亲队伍，热热闹闹送英珠。

英珠的大姐二姐在寺里听到这个消息，心里又羡慕又嫉妒。本来就阴险的大姐这时更阴险了，她“啪”一声甩掉手中的佛珠，说道：

“头上戴着好看的狐皮帽，
胸前佩着珍贵的嘎乌^②，
耳上戴着闪亮的珊瑚耳环，
还有个深情的丈夫在身边，
这样的日子赛过当神仙，
为什么在我身上不能实现？”

本来就暴躁的二姐这时更暴躁了，她乱抓着光光的头皮，说道：

“身上穿着华丽的氍毹长袍，
腰上系着漂亮的丝绸带子，
脚上是孔雀旋舞花纹的靴子，
还有个胖孩子抱在怀里边，
这样的日子赛过当神仙，
为什么在我身上不能实现？”

加普梅朵：藏语音译，一种野生的淡黄色小花。

② 嘎乌：藏语音译，用珠宝嵌成匣状的装饰品。

她俩越说越抱怨阿爸阿妈，越说越恨小阿妹，大姐忘了童年时，怎样给小阿妹戴上一朵粉红色的格桑花；二姐也忘了童年时，怎样梳理小阿妹柔软的黑发。她们百般疼爱过的小英珠现在成了她们的仇人，她们如今什么也不想，只想英珠也和她们一样，得不到温暖，过不上美好生活。

这两个充满嫉妒和怨恨的尼姑，最后商量出一条毒计。她们找到一群行乞的残废人，给了他们一些酥油、糌粑，要他们为她俩做一件事。一些残废人听后直说“缺德缺德”，侧转身走了；另一些残废人见有利可图，高兴得不得了，便痛痛快快地答应了。

可怜的英珠哪里知道两个姐姐要暗算她呢？她望着远远的寺庙，眼巴巴盼望两个亲爱的阿姐来送自己一程。当她看见两个披袈裟、踉踉跄跄跑来的阿姐时，又热又酸的泪水流满了她的脸。她停下马，伸出一双小手，哽咽着话也说出来了。两个阿姐到了英珠跟前，大姐送给她一只瓢，说道：

“小阿妹你要出嫁了，
大姐我送你一个瓢，
高兴时你用它舀茶喝，

痛苦时用它接眼泪！”

二姐送她一把雪亮的小刀，说道：

“小阿妹你要出嫁了，
二姐我送你一把刀，
高兴时你用它切肉吃，
痛苦时用它来自杀！”

她们说完，转过身头也不回地向寺庙走去了。英珠捧着瓢和刀，心里说不出的悲痛。送亲的队伍走着走着，只见几个瞎子躺在路中间。英珠请他们让路，瞎子们动也不动，阴阳怪气地说道：

“芨芨草高高长在山顶上，
到头来不过是门后扫帚；
姑娘你聪明能干人才好，
到头来不过是瞎子的婆娘！
你这样心急不值得哟，
你男人比我们瞎得厉害！”

英珠听了心里很忧愁，她低下头来，驱马绕道而行。走着走着，又被几个跛子拦住了去路。英珠请他们让路，他们嬉皮笑脸地说道：

“芨芨草高高长在山顶上，
到头来不过是门后的扫帚；
姑娘你聪明能干人才好，

到头来不过是跛子的婆娘！
你这样心急不值得哟，
你男人比我们还跛得厉害！”

英珠听了，浑身软得一丝力气也没有了。她一声不响，拉拉缰绳，绕过了跛子们。走着走着，只听一阵尖声大笑，原来是几个大脖子病的妇人横七竖八躺在路中，不肯让路。英珠说道：

“阿婆阿婶们，
请让我们过去，
我只怕太阳落坡，
天黑前走不到家门！”

大脖子妇人们笑得更厉害了，“噼噼啪啪”地打着颈上的肉包，叽叽呱呱地说：“你这姑娘好不害羞，到婆家这样性急！你以为等着你的是天神样的美男人吗？看看我们的肉包吧！”说完，齐声唱道：

“芨芨草高高长在山顶上，
到头来不过是门后的扫帚；
姑娘你聪明能干人才好，
到头来嫁个大脖子郎！
你这样心急值不得哟，
你男人脖子比我们还粗大！”

英珠听了这幸灾乐祸的歌声，再也忍不住悲

痛的泪水，她怕衣服被泪水打湿了惹人笑话，只好捧着大姐送的瓢接下滚滚流淌的泪水。走啊又走，怎么马起了响鼻，好像闻到什么难闻的气味？英珠抬起泪眼一看，几个烂疮病人又拦住了去路。他们伸出又脏又黑的手在身上乱抓，那种邈邈丑恶的样子叫人实在不敢看。英珠和送亲的人们不禁用长袖捂住了口和鼻，烂疮病人们冷笑一声说道：

“臭牛屎谁愿去闻？
烂疮病人谁不厌恶？
白帐篷舍不得烟熏火燎，
但难免有人碰到？
美丽少女嫁了烂疮男人，
再厌恶也无办法了！
你这样心急值得吗？
你男人比我们还烂得厉害！”

英珠听了这话，悲叹一声晕了过去。送亲的人们急忙舀来清凉洁净的泉水，淋在可怜姑娘的脸上。他们都抱怨办事不细心的英珠的爹妈，把小鹿儿活活扔进深渊里。

英珠长叹一声，醒过来了，那接泪瓢儿早已滚到烂草丛中去了，她已经流不出泪了。送亲队伍继

续行进，远远地看见一座大寨子就在前面，不知谁说了句：“多漂亮的楼房啊！”这句话更叫英珠悲伤，她想：“房子漂亮！人呀，我嫁的是人，可不是房子啊！”她下决心不跟那可怕的丈夫在一起，举起二姐送的小刀，猛地一下扎在了胸膛上！

这时，迎亲的人们欢呼着举着哈达奔了过来，其中最年轻最英俊的就是英珠的丈夫。他见新娘脸色雪白，双手紧捂胸膛，还以为她累晕了哩！连忙轻轻地把她抱下马来。鲜红的血流到了新郎健壮的手臂上，他这才发现她胸上插着一把刀！新郎吓坏了，腿一软坐在地上，紧搂着新娘放声大哭道：

“我朝思暮想的妻，
你为何要将我抛弃？
我可怜的苦命的妻，
怎样才能把你救活？”

英珠睁开双眼，她看见面前这个俊美的青年，还以为自己的灵魂上了天堂，看见了天神哩！她又听见他口口声声哭喊自己“妻”，心里陡然明白自己被人暗算了。她用微弱的声音，对丈夫说道：

“我的无缘的丈夫啊，
不用伤心不用怜惜，
是英珠轻信恶言毒语，